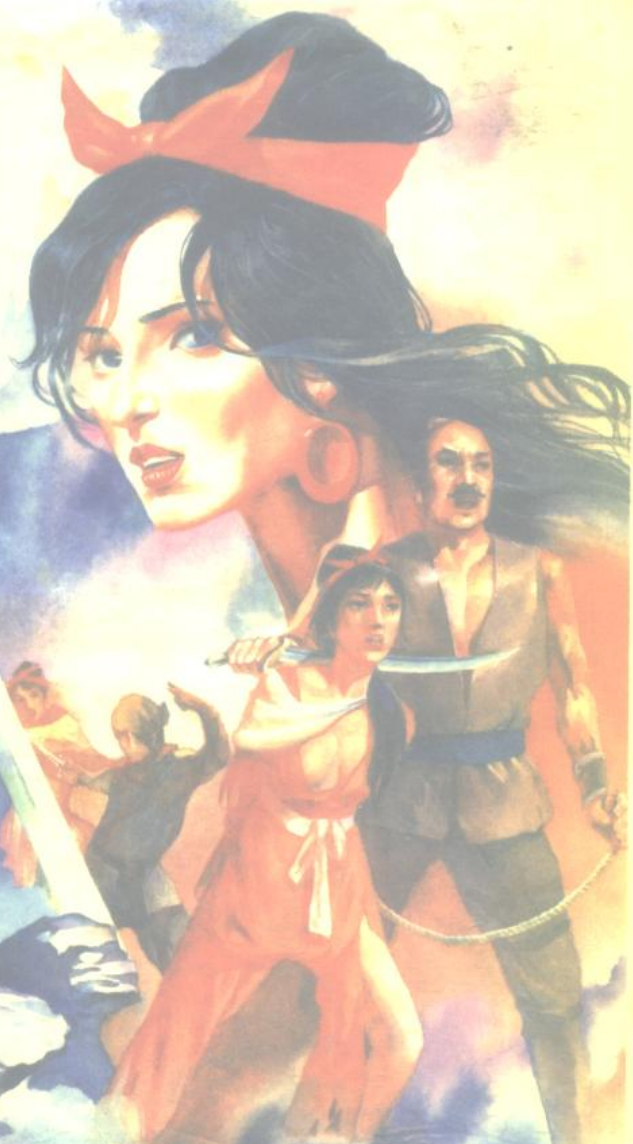


武林天驕



梁羽生

香港 梁羽生

武林天骄



责任编辑：王继德
装帧设计：雨岗小林

武林天骄

香港 梁羽生 著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
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·18 $\frac{5}{8}$ ·387 000

1989年3月第1版

1989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57-0127-4/I·76 印数：1—105000

定价：7.50元

内 容 简 介

自幼逃难到盘龙山上的张雪波和檀道成缔结良缘，生下一子，取名檀羽冲。张雪波的义父张炎(岳飞家将张保之子)得知檀家的身世后，亲家变仇人。原来，檀道成的父亲是金国的王爷，而张雪波则是岳飞的外孙女。正当双方厮杀之际，金国官兵奉旨来“召”檀氏回京城。顷刻，捉拿张雪波的宋国卫士接踵而至。先后两次与官兵的搏斗后，张檀彼此了解，仇恨烟消。但张炎、檀氏父子皆因伤势过重而亡。

张雪波毁容携儿下山，埋名忍辱在商州节度使完颜鉴府上养花。小檀羽冲跟着武士上山习武，巧遇师父耶律玄元(辽国的王子、羽冲爷爷的朋友)。耶律玄元要见檀母张雪波和三十年前的情人完颜夫人心切，只身闯入完颜鉴府。在与众卫士格斗中，张雪波不幸中箭身亡，耶律玄元虎口脱险。

完颜鉴夫人预感灾难即将降临，在旧情侣来到之前，带着张雪波的女儿(遗腹)出走了。檀羽冲四处寻找妹妹的下落。在得知妹妹已托给师父的朋友，便跟踪而下江南。

檀羽冲一到临安，就被疑为金国派来的奸细。檀羽冲身陷重围。虽有女子钟灵秀和赫连清波等人的相助，但毕竟势单力薄。在翠屏山上，少女钟灵秀为护他捐了命。

檀羽冲在赫连清波之妹赫连清云的陪伴下，再度下临安。而等着他的是一群武林高手。在生命危急关头，檀羽冲取出传家宝——岳飞手迹的《满江红》，真相大白。

有宋、金血统的檀羽冲最后决定回到宋金交界的翠屏山上。

《武林天骄》全书结构严谨，情节动人，语言流畅。武打场面紧张、激烈、惊险，扣人心弦。

目 录

- | | | | | | |
|---|------|---------|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一 | 鸳鸯同命 | (1) | 九 | 浮萍聚散 | (303) |
| 二 | 亲友成仇 | (27) | 十 | 客途奇遇 | (335) |
| 三 | 离奇身世 | (56) | 十一 | 曲终人杳 | (375) |
| 四 | 毁家逃难 | (90) | 十二 | 西湖风波 | (415) |
| 五 | 官衙赏花 | (116) | 十三 | 含冤莫白 | (444) |
| 六 | 箫声剑气 | (156) | 十四 | 红颜薄命 | (477) |
| 七 | 夫人出走 | (205) | 十五 | 变生幽谷 | (509) |
| 八 | 大闹寿筵 | (257) | 十六 | 泪洒长江 | (563) |

一 鸳鸯同命

拂拭残碑，敕飞字依稀堪读，慨当初倚飞何重，后来何酷，果是功成身合死，可怜事去言难赎。最无辜，堪恨更堪悲，风波狱！岂不念，中原蹙？岂不念，徽钦辱？念徽钦既返，此身谁属？千载休谈南渡错，当时自怕中原复。笑区区，一桧亦何能，逢其欲。 文征明·满江红

夕照苍苔上，鸟鸣山更幽。这条山路，显然是很少人行，岩石上满是赭红的、雪青的，或草黄色的藓苔。苍松映衬红崖，野花枫叶争艳，在这秋末冬初，已寒未冷的时候，山上到处还是瑰丽的彩色。

在这少人行走的荒山僻径，此际却有一个少妇，挑着两捆柴草回家。

虽然是荆钗布裙，却掩盖不了她秀丽的容颜。

她是一个猎户的妻子，或许是因走惯山路，她挑着柴草，踏在长满苍苔的石头上，步履依然甚是安详。

平时她很喜欢看云看山，但此际山间的景色虽然分外清幽，她的心情却有一点儿不大平静。

前两天，有许多难民从山下经过，听说金国又要和宋国打仗了。

这座山坐落在陕西大散关西北面的盘龙山，绍兴十年（公元一一四一年），金宋议和，以大散关为界，西北面本来属于宋国的地方，如今已属于金国统辖。这个少妇是汉人，听得金兵攻宋的消息，心情自是有点不安。

不过她一想到正在等待她回家的丈夫，想到她那活泼可爱的孩子，她的心中又充满喜悦。

外间虽然烽火弥天，这座荒山却一向是平静的。除了丈夫和孩子，她的父亲和公公也还健在，两家早已合成一家。她有个温暖的家，只盼一生能过这样平静的日子，于愿已足。心中正自充满蜜意柔情，忽地无端刮来一股狂风，吓了她一跳。

这股怪风突如其来，随着出现一只吊睛白额虎。

少妇被猛虎一扑，扔开柴草，抡起扁担就打。她眼明手快，这一打倒是打个正着，恰好打着了老虎的额头。但可惜老虎皮粗肉厚，头颅竟似比石头还硬，“卜”的一声，扁担断了。

老虎负伤，大吼一声，好似晴天起个霹雳，震得山岗也动，猛地扑来。

少妇一闪，闪在老虎背后，老虎前爪搭地，腰胯一掀，少妇手中没有武器，只凭一双肉掌，自忖对付不了这只老虎，只能再闪。老虎掀她不着，把铁棒似的虎尾竖起来一剪，这一剪扬起风沙，少妇眼中吹进一粒沙子，流出眼泪，看不真切，几乎给它扑着。少妇慌忙施展轻功逃跑。

她心里一慌，脚步就不能踏得那么稳了，踏着石上的

苍苔，脚步一滑，竟然在这紧急的关头，摔了一交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老虎已经扑到她的背后。

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忽听得有人叫道：“雪妹莫慌，我来了！”人未到，石头先打过来。

这块石头也打个正着，老虎被打得头破血流，一扑扑了个空，少妇滚过一边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她的丈夫已经迎上那头猛虎。两只手把老虎头皮揪住，一按按将下来，铁拳猛击。他的拳头比少妇的扁担更为有力，打了三四拳，老虎脑浆迸流，天灵盖竟然被他的拳头打破，死了。

丈夫扶起妻子，问道：“雪妹，你怎么样了？”

少妇惊魂稍定，说道：“没什么，只是擦破一点表皮，眼睛掺进一粒沙子，不大舒服。”

丈夫仔细察看，果然只是擦破一点表皮，连轻伤都算不上。他给妻子揉揉眼睛，吹一口气，那粒沙子也就随着眼泪流出来了。“雪妹，你的运气还算不坏。”丈夫笑道。妻子跟着笑道：“我的运气当然不坏，我最大的幸运就是碰上你，能够得到一个你这样好的丈夫。成哥，这是你第二次救了我的性命啦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原来这少妇名叫张雪波，她的丈夫名叫谭道成。他们是自小一同在这山中长大的。不过他们都不是本地人，也都是为了躲避战争的灾难逃到这座荒山的，谭家先来，张家后到。

七年前张雪波曾经在树林里碰上一条大青狼，那次也是谭道成把恶狼打死的。不过那次谭道成来得更早，青狼刚出现，人兽尚未相斗，谭道成就已来到她的面前，杀了

恶狼了。张雪波也是在那次遇险之后不久，嫁给了谭道成做妻子的。

谭道成笑道：“那头青狼是咱们的媒人，我怎能忘记。不过我却一直不知你会武功，你为何瞒着我？”

张雪波被丈夫质问，似乎有点不好意思，忸忸怩怩地说道：“我这两下把式也称得上武功吗？敢情只能算是三脚猫的功夫吧？”

谭道成哈哈大笑道：“什么三脚猫功夫？三脚猫是连老鼠也捉不到的，你这三脚猫的功夫却能打老虎！我不知你是真的不知还是假的不知，但你练的可是上乘的武功呢！”张雪波道：“哦，上乘武功？”言下似乎还是不敢相信的神气。

谭道成道：“我怎会骗你，你练的本来是上乘武功，只可惜你完全没有对敌的经验，给老虎先吓慌了。假如你稍为镇定一些，用不着我帮手，你自己就可以把老虎打死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真的吗？但我刚才已经是用力打它了。一打扁担就断，我赤手空拳，如何还能打死老虎？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当然还得有点猎虎的经验，我教你怎样打老虎吧，老虎的头颅最硬，你气力不足，就不要先打它的头部，最省气力的办法是先打它的眼睛打瞎，它发了狂，然后你再躲到悬崖旁边，故意弄出一点声响，引诱它来扑你，这样它就会自己跌下悬崖死掉。”

张雪波瞿然一省，说道：“对，这个办法真好，我怎的没有想到。”

谭道成继续说道：“你的轻功身法轻灵佳妙，只可惜也是给吓得慌了，才会摔那一交，轻功提纵术是必须懂得如

何运用真气的，这就已经是属于内功的范围了。上乘武功是以内功为基础的，以你目前的造诣来说，虽然还不能说是深厚，但我说你练的是上乘武功，则是没有错的。好啦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懂得武功，却为何瞒着我呢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的功夫是爹爹教的，爹爹说这只是乡下人的把式，见不得行家的。我小时候身子弱，爹爹教我练武，只是希望我能够祛病延年，他吩咐过我，不要给外人知道。”

谭道成愠道：“我是外人吗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你当然不是外人，不过，我知道你的武功很好，我这点乡下人的把式，怕给你笑话，所以一直没有告诉你。说老实话，现在你告诉我还是上乘武功，我还不大敢相信呢。成哥，我不是存心瞒你，你恼我吗？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这也不是什么紧要的事情，我不过是不知道你会武功，忍不住有点好奇，才问一问你。原来你真的不知这是上乘武功。我怎会恼你。”

话虽如此，但在他的心里可是着实有点疑惑，觉得妻子的解释，理由似乎不怎么充足。再说，即使妻子真的不知道是上乘武功，但身怀绝技的岳父，却又为何这许多年来一直深藏不露？

他虽然心中已有思疑，但还是不会怀疑妻子对他的感情，他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恩爱夫妻，彼此都是爱对方甚于爱自己。不但不会怀疑妻子，也不会怀疑岳父对他的疼爱。岳父只有一个女儿，岂仅只是把他视同“半子”，简直是把他当作亲生儿子一般。这种情如骨肉之爱，他也是不能置疑。“岳父不让我知道他会上乘武功，想必其中定有

难言之隐，未到时机，他就不能让我知道。”

谭道成固然思疑不定，殊不知他的妻子也是和他有着同样的思疑。原来她的爹爹是暗中教她练武的，不仅叮嘱她不许向“外人”泄露，而且还叮嘱她不许向“任何人”泄露。这“任何人”当然包括她的丈夫在内。

不仅这件事情，她的爹爹还有更大的秘密是不许她向任何人泄露的。这次她已给丈夫知道她爹爹懂得上乘武功的秘密了，好在还未知道更大的秘密。

以她的想法，她的任何秘密都是不该瞒住丈夫的，但爹爹郑重的叮嘱，她却不能违背。

此时她心里难免有点忐忑不安，“爹爹知道我泄露了他家传武功的秘密，不知会不会骂我？唉，但我碰上老虎，却又怎能不使出武功？给成哥看破，我又怎能继续瞒他？如今我不该说的都已说了，只有待我回家之后，今晚再向爹爹禀明，求爹爹原谅了。”

正自忐忑不安，忽听得丈夫说道：“雪妹，有一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？”

张雪波心头一跳，笑道：“咱们都已经做了七、八年夫妻了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说的？”

谭道成呐呐说道：“我、我觉得你爹爹有点、有点奇怪！”

张雪波不觉吃了一惊，盯着眼睛看他，“我爹爹有什么奇怪？”谭道成道：“我觉得你们父女和一般人家的父女好象有点不大一样！”

张雪波心头扑通一跳：“莫非他已知道爹爹的一些什么秘密？”勉强笑道：“我和爹爹不也是和别人家的父女一般

吗，又有什么两样了？”

谭道成若有所思，半晌方始说道：“雪妹，记得小时候咱们俩都是一样顽皮的，对吗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你不必把自己拉来做陪衬，这点我还有自知之明，顽皮的只是我，你可是乖孩子呢。我常常欺负你，你都对我忍让。”谭道成道：“不，有时候我也忍不住生你的气。还记得吗，有一次我恐吓你，说要打你的耳光。我一吓你，你就哭了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一哭，你就向我求饶。结果不是你打了我，而是我打了你。”她顿了一顿，含着几分诧异的目光注视着丈夫说道：“你提起咱们小时候的事情干吗？这和我们父女又有什么关系，似乎离题太远了吧？”谭道成道：“我觉得奇怪，就是因为从你小时候的顽皮想起的。”张雪波道：“哦，想起什么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小时候你很顽皮，但我好象从未见过你的爹爹打你骂你，莫说打骂，连生你的气我都未见过。只有你向他乱发脾气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妈早死，我自小就与爹爹相依为命。爹爹特别疼我，那又有什么稀奇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也是自小就没有妈妈的，但我的爹爹管教我却是很严，我一做错事情，他就打我手心。骂我那更是家常便饭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是女孩子，当然要比男孩占一点便宜的。别人家的父母不也是对男孩子管得比较严吗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小时候跟爹爹上山打猎，我总是跟在爹的屁股后面，有时候不小心摔了交，总是我自己爬起来，

爹是不会回头来扶我的。你和你爹上山玩耍，却是你爹跟在你的后头，小心翼翼地保护你，生怕你会跌倒。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你倒是很细心啊，这点小事都注意了。但谁叫你是男孩子呢，女孩子在父母眼中总是比男孩子娇嫩的啊！你妒忌我爹宠我，不如你求神佛保佑，保佑你来生也变作女子吧。”

谭道成不说话了，但心里的疑团却未解开。张雪波望他一眼，说道：“还有什么是你觉得奇怪的吗？”谭道成的确是还有疑惑之处，但却不便直率地问他妻子。

不错，男孩子和女孩子不同，妻子的解释似乎也很合理。但他还是禁不住有个奇怪的感觉。当然，他绝不怀疑岳父对他的妻子是特别疼爱，但却好象和一般的父爱又不相同。不只是一般的父亲对孩子的爱护，更多的是象“侍奉”小主人那样的呵护备至。

心中蓦地冒出“侍奉”这两个字，他自己也觉得想得太过荒唐，因此自是不敢和妻子说了。

他虽然没说出来，张雪波已是心中慌乱了。“看样子成哥似乎已经起了疑心，他猜到什么呢？唉，我本不该瞒住他的，但爹爹不许我说，我又怎能直言无隐？何况还有许多事情，爹爹也还未曾告诉我呢！”

她的“来历”如何，在她的心头一直是个尚未解开的谜！丈夫的猜想并不荒唐，原来她的“爹爹”果然并不是她的生身之父。她的“爹爹”本是她家的老仆人，名叫张炎。在她刚刚断奶的时候，她的母亲把她托给这位老仆人。那时她只有两岁多一点。婴孩时候的记忆当然只能是一片空白。她只知道她的父亲是在宋朝为官，后来不知怎的得罪

朝廷，被抄家的。她的母亲住在乡下，在官差来到之前，将她托与张炎。

这些都是后来张炎说给她的，她连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。只知道父亲姓张，和张炎同族。因此母亲将她托给张炎的时候，一定要张炎冒充她的父亲。

当然她是想多知道一些有关父母的事情，但张炎却不肯告诉她了。

她是由张炎抚养成人的，也早已习惯于把张炎当作亲生的父亲了。

张炎最初答应她，到她满十八岁的时候，把她的身世告诉她。但十八岁那年，她刚好在生日那天和谭道成成亲。在出阁前夕，亦即是张炎答应为她揭开身世之隐的日期，张炎却流着眼泪和她说道：“请原谅我，时机未至，我还不能把你的身世告诉你。”她问：“那么什么时候你才能告诉我？”张炎说道：“我也不知道要到何时，假如时机一直未至的话，到我临终的时候我会有遗书留给你的。遗书我早已写好了。”

养父恩深如海，她还能说什么呢？她对生身的父母毫无记忆，想要知道他们的事情，其实多半还是由于好奇而已。

她已经过惯了山中平静的日子，又已经有了深爱她的丈夫，她很满足于目前所过的日子。在她内心深处倒是有点害怕知道父母不幸的遭遇会扰乱她的心灵了。（父母是否已遭不幸，其实她也还未知道。不过从张炎那晚和她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之中，她隐隐感觉得到，父母大概是已遭不幸了。）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如今她的儿子也有五岁了。“爹爹”还没等到可以把秘密告诉她的“时机”，她也不想揭开自己的身世之谜。

她常想：要是能够这样平静度过一生，那又有什么不好？何必自寻烦恼？

但如今她的丈夫却挑起她的烦恼！

她感觉得到，丈夫对她的来历已有怀疑，唉，但可惜的是，她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身世。

她心中慌乱，既然不敢吐露秘密，就只能试探丈夫的口风，看看他是否知道一些什么秘密了。

谭道成也是和妻子一样，心中有话，却不便直说。“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奇怪吗？”张雪波问道。

谭道成道：“没，没什么。不过，我刚才倒是碰见一件罕有的事。”张雪波睁大眼睛，“什么罕有的事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看见你的爹爹在一处崖石后面和一个陌生人说话。这么多年，好象从来没有见过有外面的人找你爹爹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哦，是怎么样的人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没看见他的脸孔，只知不是山上相识的猎户。他们也没看见我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他们说些什么？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我怎能偷听你爹爹的谈话？他们小声说话，我匆匆走过，也听不清楚。不过那陌生人的口音，却似乎是南边的口音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我们本来是从大散关南边逃难来的，这个人恐怕是爹爹以前在乡下相识的也说不定。待我今晚再问他

吧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我看还是让爹爹自己告诉你好些，因为说不定他不想你知道这件事呢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我知道你的心思，你是怕爹爹问我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，那时你就难免有偷听的嫌疑。”

谭道成笑道：“你儿时学得这样多心了，我只是想，这件事情倘若可以让你知道，你的爹爹当然会告诉你。”张雪波抬眼望他，似乎想说什么，却又低下了头。

谭道成道：“喂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怕你说我多心，我不说了。”

谭道成道：“你别呕我好不好，和你说句笑话，你就当真起来了。说吧，咱们夫妻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这两天发生的事情，我也觉得有点奇怪。”谭道成道：“你奇怪什么？”

张雪波道：“我是奇怪，怎么客人要么都不来，要么忽然都来了？”

谭道成道：“哦，原来你是说前天有个客人来找我爹爹的事。”

张雪波道：“咱们两家避难荒山，十多年来，一直没有客人来访，这两天却不约而同似的，先是有人来找你的爹爹，跟着又有人来找我的爹爹，你说这是巧合呢？还是，还是……”谭道成的面色不知不觉也凝重起来，问道：“还是什么？”

张雪波笑道：“你别笑我多心，我总觉得象是有点不祥之兆。前天我一早出门，碰上一头乌鸦，今早出门，又碰上一头乌鸦……”